



怀念罗炳辉同志

K822/62

怀念罗炳辉同志

《怀念罗炳辉同志》编写组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肖 乔
封面设计：裴文琨
封面题字：许思豪

怀念罗炳辉同志

《怀念罗炳辉同志》编写组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66,000

1981年6月第一版 1981年6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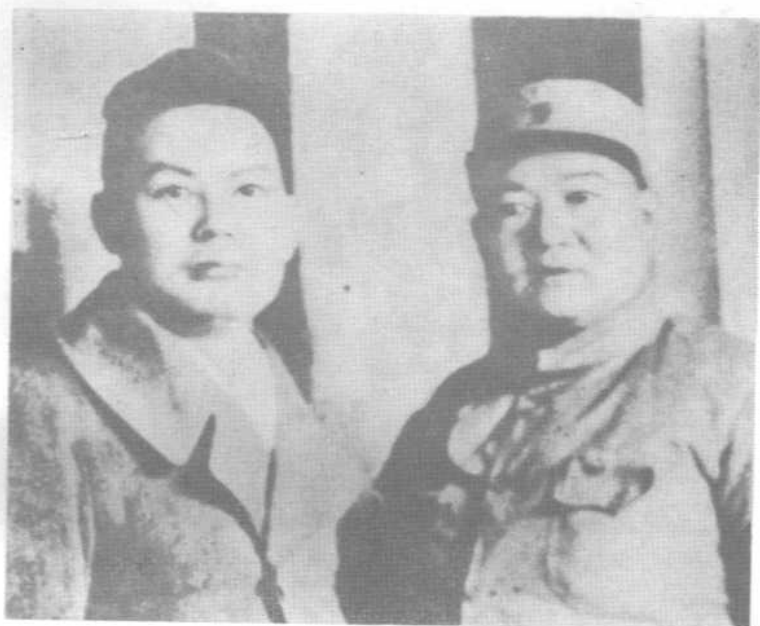
印数：1—4,140

统一书号：11116·61 定价：0.66元



罗炳辉同志（一九三八年于武汉）

220718



罗炳辉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一九三八年）



罗炳辉同志在北伐途中（一九二六年）



罗炳辉同志和孩子们（一九四五年于山东）

罗炳辉同志和红军小战士（一九三六年） 罗炳辉同志在山东（一九四六年）



目 录

悼罗炳辉将军.....	陈 毅 (1)
从青少年时代到吉安起义.....	罗炳辉遗作 (3)
罗炳辉同志日记摘抄.....	(28)
我所知道的罗炳辉同志.....	赵 镠 (36)
北伐革命的优秀健儿	
——记罗炳辉同志.....	胡 彦 (52)
罗炳辉同志在吉安起义前后.....	曹鸿胜 (57)
忆长征中的炳辉同志.....	何长工 (65)
罗炳辉同志在红九军团.....	黄火青 (73)
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忆罗炳辉将军战斗片断.....	刘 昂 (82)
英勇无畏的红军将领	
——忆罗炳辉军团长.....	肖华友 (91)
我们的罗军团长.....	罗洪标 (99)
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前后	
——回忆长征中的罗炳辉同志.....	龙将元 (104)
深情怀先烈	
——忆罗炳辉同志.....	方 毅 (108)
忆战友炳辉同志.....	周骏鸣 (118)
跟随罗炳辉同志转战淮南的日子.....	朱云谦 (122)
饮马长江	
——回忆东进淮南时的罗炳辉同志.....	赵启民 (136)

在罗师长的指挥下作战·····	吴华夺(141)
将军同部属之间	
——怀念罗炳辉同志·····	程启文(149)
忆罗炳辉将军·····	姜学政(159)
夜过徐宁封锁线	
——怀念罗炳辉司令员·····	程明(166)
难忘的教诲	
——回忆敬爱的罗师长·····	吴运铎(171)
缅怀尊敬的罗炳辉将军·····	桂杞清(176)
在罗司令身边·····	柴挺凯(183)
罗司令关怀咱警卫员·····	李占春(189)
在罗司令身边的两年·····	常景波(193)
罗师长关心民兵剧团·····	缪文渭(198)
为英雄的射手歌唱	
——记《罗炳辉射击手》歌曲创作前后·····	晓河(203)
俺不能让罗司令的遗体遭敌人践踏·····	卢建功(206)
忆我的爸爸·····	罗镇涛(210)
后记·····	(220)

悼 罗 炳 辉 将 军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陈 毅

四月八日事，历历在心目。
何期君殂谢，我已无泪哭。
戎马三十载，将军滇之雄。
反袁到北伐，起义赣江红。
抗日君迈进，饮马江南北。
苏鲁驰劲旅，日伪告溃灭。
六载苦纠缠，疾病多磨折。
革命不自惜，一朝痛永诀。
三军皆雨泣，临穴瞻遗容。
立誓有五字：“奋斗与君同”。
将军之风义，于我称师友。
患难共朝夕，进德君不朽。
独裁下通牒，遮天伸血手。
人民有勇气，掌握真理久。
所悲君短命，庆我老战友。
坚誓不负君，自卫退群丑。
难忘君令德，难忘君身手。
难忘君刻苦，士卒同升斗。

已拭我眼泪，已埋君尸首。
已知君含笑，群众正抖擞。
生死寻常事，先驱万众从。
自有擎天手，伏虎复降龙。
恶魔正憨笑，吾党失众贤。
大众何所惧，鏖战已百年。
危巢喜燕雀，高飞奋鸿鹄。
民主高北斗，胜利可预卜！

从青少年时代到吉安起义

罗炳辉遗作

这是罗炳辉同志生前一份没有写完的自传。

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罗炳辉同志学习党的整顿“三风”文件，清理思想，向党剖露自己的心迹，着手撰写这份自传。三十年戎马生涯，艰辛劳顿，积劳成疾，当时，罗炳辉同志已患极其严重的高血压症，但在烽火弥天的战争年代里，罗炳辉同志仍然带病主持繁重的军务，南北转战，以致写作一再中断，先后持续两年多，只写到吉安起义，最终因病转剧逝世，留下这份极其珍贵的未完成的遗稿。

自传忠实地追述了作者自幼饱经忧患，不畏强暴、与恶势力坚决抗争的刚直性格，对真理与正义的渴望和不懈的追求。字里行间，倾吐着作者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充满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正如陈毅同志所说：“炳辉同志一生都献给人民，为革命奋斗到最后一口气！”

这篇自传基本上保持了遗稿的原貌，只是从字句上略加整理，对某些段落作了节录，现刊载于后。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于安徽盱眙之大柳营师部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顿“三风”文件和资料，已经年余，反复阅读，深感意义深远。经过自我检查，觉得有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需要克服，始能树立最进步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只有每个党员都不断去掉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而保持无产阶级的先进意识，才能保持马列主义和布尔塞维克的纯洁性，才能保证我们的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把革命引向彻底胜利。因此，我愿坦白诚恳地将我各阶段的思想演变详述出来，以利于党对我的教育和帮助。

五月二十八日晨

我从儿童时代的家庭情况和社会环境谈起：

祖父时代是富裕的家庭，迭遭变乱和当地恶势力的敲榨剥削，到父亲成年时，便一贫如洗。祖父去世后，父亲一面帮人做零工，一面向地主租地耕种，日夜辛劳，入冬又肩担背磨做些山货生意，衣食勉强能自给，即娶母成家。自我出世后，父母更加勤劳劳动，省吃俭用兼做小生意，家境日渐富裕。我十岁后，在地主、豪绅和官吏的敲榨剥削下，家境又沦为赤贫，我仅在私塾里胡乱念过三年书。

社会环境极端恶劣，封建剥削手段异常苛刻，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送财神等，佃户不仅要送礼，还要担负繁重的劳动，每年至少要替地主做三十个白工。佃户有漂亮的女儿或老婆，一旦被恶霸地主看中，即遭强抢。交纳地租时，大斗大称入，小斗小称出，说不尽的剥削花样。

我十岁时，日渐知道地主、豪绅的横行霸道，母亲常因生活艰难而痛哭。贫苦农民辛劳一年，往往在粮将熟、猪将肥时被地霸抢走。母亲希望儿子长大成人后，杀掉这些恶霸地主，死了才闭眼。父亲不敢说话，常骂母亲话多惹事。我见父母之痛苦惨状，心如刀刺。

六月二日下午三时

父母本想送儿读书，但因遭受不断的敲榨剥削，生活日艰，只能勉强读私塾三年。当时的政治腐败，教法陈旧，更兼年幼，七岁时开始读，仅能照书背诵，不能写用。到十一岁时，即与几个劣绅争论，劣绅异口同声说：“这个干娃娃（当地对小孩子的一种蔑称——编者），长大不得了。现在就这样胆大，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老子都不敢作声，这孩子真有吃雷的胆子，非弄死他不可！”我母亲听到这话很高兴，认为儿子长大能报仇。父亲却吓着了，认为家里出了败家子，给家里引来祸灾，竟将我捆打一顿。

十二岁时，地主含血喷人，家里遭了一场冤枉，四面八方出钱托人消祸。我气忿地说：“有钱塞狗洞，不如去打官司。”土霸听了，和我对骂：“老子在这地方比任何人都要高跳三尺！”我说：“老子长大要飞起来，把你们这些混蛋杀掉！”恶霸的走狗一拥而上，竟要打我。一个土霸说：“胎毛未干的干娃娃不知天高地厚，竟敢惹老子！”周围的人都劝说：“小娃娃人小不懂事，给他父亲说。”闯了这场祸，不敢回家，生怕挨打即跑入城找亲戚帮忙告了土霸一状。传审时县官特别注意，说小娃娃好胆大，本来是我有理，但因地主有钱运动，判了个平头官司。但这场官司在全乡引起极大震动，都说：“这个小娃娃不好惹。”父亲认为得罪了土霸，对我又打又骂。母亲对我竭力保护，她虽怕惹祸，又喜儿子有为。

十三岁时，父亲害怕我惹祸连累家庭，又逢岳父家与土司打官司失败逃避，催父亲提早给我成亲。亲事是在我三岁时由父母订的。我虽然只有十三岁，身材却象十七、八岁，因此决定正式成婚。婚期那天，拜了天地祖宗后，亲朋男女都来开玩笑。我年幼知识太差，又羞又怕，躲藏起来，父母派人四处找寻，直到天明才把我找到。头天和我开玩笑的亲朋一接近，我

就用手抵口咬，当即咬伤了四人。父母请人劝诱，派人监视，三天后才被骗入新房。结婚不久，父亲就决定分家，我想到年幼不能自立门户，又加上得罪了地方土霸，只有向外地逃跑了。

本地城内有一寡妇，带着两个儿子，受尽地主豪绅欺凌，儿子长大后加入反清政府的陆军。民国二年，该连开驻县城，两个儿子同来，将县城最大的土霸头子谢介臣痛打一场，家俱什物砸得粉碎。谢介臣是县官见了都要下拜的人物。县官当即乘轿子去见连长，连长不屑接见，显出陆军的威风。我觉得要复仇，能对土霸出点气只有当陆军。于是秘密地约邻居一个长我五岁的朋友刘顺祥，一同逃跑去投奔陆军当兵。跑后五天，方知父母派人到处追赶，我们躲藏着不敢露面。我从儿童时代起，最好刀枪，途中，将偷出父母之洋钱，买一支约尺余的双筒手枪。为买枪药，须先试药之好坏，因将枪药装入过多，击发时枪壳爆炸，将我推倒昏晕过去。醒后发现枪壳破入掌内，拔出后流血不止。经卖药人用草药敷上后，第六天又向省城前进了。半路遇到姐夫来追我回家，因我年幼，不能挣脱，只得横骂一场。他谈起母亲为我出走之事哭得死去活来，无奈何我只得回家。回家后，曾几次夜间逃跑都未成功。

六月三日下午

回家后，父亲坚持要分家，母亲认为儿子年幼，分开不能独立操持家务，亲朋也劝告，但无效果。最后请亲朋作证，正式分家。俗话说，“好儿不受爷田地，好女不受娘嫁衣”。今父母养我成人，就是讨饭度日，也要供养父母，从不依赖父母，要自立。分家后，我开始独立劳动，妻子年龄比我大四岁，劳力也强。当年的收成较好，都说我走了好运，加上我也做点山货药材的小生意，生活是比较好的。十六岁生一子，取名代勋。孩子周岁后，我又偷偷离家，向省城昆明出走。当

时只想到离家可以替父母和地方弱小出气，决心去投陆军。

离家时是民国四年冬天，时十七岁。走到昭通城，遇到一个姓王的亲戚，将我带的路费骗吃光后，就不理我了。弄得没法，只得卖衣服吃饭。回到距家六十里的亲戚处，将受骗情况诉说后，向亲戚借了十五元硬洋又走。将近昭通的路上，忽然碰到年近七十的岳父，他说：“二姑爷，还不回去照顾孩子呀？”我见岳父头发全白，流泪而言，心中很难过。但想到为乡邻报仇，只得硬着心肠离开岳父。一路风霜，终于到了省城。找陆军报名时，说我没有铺保，又不能另补。这时，无钱又无熟人，还饿了一顿饭。想起母亲有一侄儿在省城当神甫，走到教堂去打听，说距城还有三十里。立即向该教堂去寻亲求救。赶到教堂，经过门房传达，见到表兄，心里好高兴。吃了饭才问我跑出来的原因。听了后，他觉得我还是个孩子，竟有这么胆大。因省城离家有十七天的大站，的确不容易走到，本县没有几个人到过。他说我跑出来，会把大姑妈（指我的母亲）气坏，叫我在他那里住下，不要乱走，过两天把我送回去。我听了他的话，好象掉了魂，没有当上陆军，哪有面目回去。趁他叫人带我去吃饭找地点的时候，我又溜出门外，向省城方向拚命的跑，深怕被送回家。到城内天已晚了，突然碰到在昭通住旅馆遇到的一个熟人，这人姓尤，他带我到饭馆即叫弄菜、打酒、吃面，饥饿之下得吃一饱，倒是料不到的事。我把经过和他一说，他对我非常关心，并说吃饭的问题由他负责。他也赞成我当兵，说我定有高升之日，劝我不必着急难过。过了十天后，还是补不上名。姓尤的生病，钱已用完了，叫我去帮人做小工，每天找一角钱吃饭，待征兵时，再找铺保补入军队。开初，帮泥水匠做小工。抬土基时，人家抬八块，我抬四块还抬不动。第一天就把肩膀皮磨破了，第二天老板不要我做工了，我提出不要工钱，许多工人见我离乡背井，年纪幼小，都

帮我说情，才准我继续做工。吃饭时，老板又说我吃得，盛饭的时候，老板的儿子打了我两棍，不准再盛。我当即夺过棍子，正欲还手，又被大家劝阻。这时泪如雨下，决心离开这家老板，宁死不愿受这种侮辱打骂。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同情我，把我介绍到别处去做工。

做了半个月工后，我由每天一角工钱增加到二角，肩背疼痛渐减，力气渐增。老板和老板娘见我做事勤劳，老实忠厚，要我做儿子。老板有十余万财产，但无儿继承，仅有一个女儿。我自幼不贪便宜，母亲带我去亲朋家，如果稍有招待不周，我往往吃不下饭，宁肯一餐两餐挨饿。七、八岁时，常去参加亲戚的红白喜事，数十儿童聚在一起，要向老年亲友作揖磕头，然后给钱买东西吃或给衣服穿。小孩子没有不爱钱的，所有小孩子都得了钱，我弟弟五岁亦得了钱。亲戚见我不作揖磕头，许以更多的钱并答应给花布做衣服穿，要我称呼长辈和磕头，不料更惹起我的气了，又打又骂，还用口咬人。有些人受了伤才说：“不要惹了，这是‘恶虎’，是‘散财星’。”母亲为此气得半死，她说：“再不带这个‘报应’作客了。”这种自幼养成的倔强性格支配着我，怎肯做人家的儿子。我做工的目的是暂时维持生活，等待时机补名当陆军。

做了一月小工后，四处托人补名当陆军，无法补入。两月后，有人介绍叫我去帮伙夫做事，接近军官，弄熟了才好补名。为了要补当一个陆军的士兵，只得去帮伙夫做事。苦闷地做了一月多的活，还未补上。又有人说，要去帮助马夫做事，因长官喜欢马，随时可遇见官长。为了实现自己当兵的愿望，我又去帮助炮队的马夫做事。十多天后，遇到了警卫炮兵的大队长来查马。大队长有八字胡，见我笑着说：“这个小孩子是几时来的？”并叫我过去，问我有多大年岁，那里人，跑出来干什么？我答：“是来当兵的。”他问我：“能否吃苦？”我

答：“当兵的都是人，他们苦得，我也苦得。”队长点头笑了笑走了，以后见着我就要谈几句话。一月多后，新兵名额来了，我才当上被补兵，每月三元银洋，伙食二元八、九角，但心里很高兴。三个月后，即考取二等兵，每月五元九薪饷。继续当了三个月，薪饷又升了一些。我当兵的六个月中，各级官长都喜欢，又未犯一点纪律。学习操练中，能吃苦耐劳，数学成绩还比别的优异。三个月二等兵满，又考上一等兵。再三个月满考升上等兵（即副班长职务），考试制度很严格，从上等兵考取三等下士、二等下士、一等下士直到三等中士，从未脱考过。有的老兵看我接连不断的提升，虽心里有些不满，但我还是过硬考来的。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三日于敌后盱眙之大柳营，天气是头伏。五月八日突生急病，严重异常，得到党的负责人的关心，经医生治好后，继又慢性痢疾、疟疾，疫症纠缠，无法参加华中局师级负责同志整风会议，内心十分不安。今日精神较好些，才找出我的历史回忆录，继续写下去。

民国七年，正在炮兵学习操练时，突然接到家信：母亲认为我当兵几年仍无报仇希望，还认为我是有死无生。加之豪绅逼我妻子改嫁，母亲制止而被打伤，终于气绝。看完信，我十分难过，当即晕倒。昏迷了半天一夜，经过同事和排连长的劝导，渐觉清醒。有的同事主张拖枪随我前往家乡报仇，我想到私自拖枪犯法，既报不了仇又会牵连他们，故决定请假，带着上级公文前往。排连长都是保定生，劝我继续发愤，他们说今后定能报仇雪恨。

民国八年冬，姐夫和二弟同来找我，亲人相见，喜欢极了。问及父亲时，他二人含泪说：“父亲已被县长抓去关起，生死不明。”他两人是夜间逃出的，谈及我的营长发了公文给